

第六十二回 林經略行香宿廟 府城隍各案顯靈

話說湯彪在前開路，林公在後步行，無奈走不甚快，祇因生得上身長，下身短。古云：上身長伴君王，下身長去忙忙。所以走不上來。堪堪走到法場，祇見裏一層，人外一層人圍裏爭看。猛聽一聲報到午時三刻，沈知縣道：“斬訖報來。”湯彪厲聲大喝曰：“刀下留人！”眾兵丁衙役嚇了一跳，抬頭一看前面，是個虎形開路，後面有個客官模樣打扮，一搖二擺，朝裏直走。眾人不知是誰。湯彪望著馬上那些護法場兵丁道：“俺看你們有幾個驢頭，還不站開！”眾馬兵一個個摸不著頭緒，見那大漢說出大話，也不知道他是甚麼人，祇得將馬拉開，讓出一條路來，在馬上觀看，看他見了知縣怎樣。

林公抬頭一看，見一男一女，兩個犯人，跪在地下，睜眼一看，嚇了一跳，前面男子好像外甥馮旭，為何做了姚夏封的女婿，因甚麼改姓林。猛想道：正是我的外甥，改了我的姓，我正要到淮安桃源縣，查外甥之事，不想竟在山陽法場之上，我若到遲一刻，豈不誤了大事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湯彪早已認得明白馮旭，連忙走來，嚮著林公耳邊如此如此說了一遍，林公點點頭會意。湯彪走到知縣面前，見沈白清身穿大紅，公然端坐在上面，湯彪大喝一聲：“狗官！你還不下來迎接七省經略大老爺，俺看你這狗官有幾個驢頭！”沈白清聽了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走下公案，雙膝跪下道：“接七省大廳大老爺，小官該死！不知二位大老爺入境，沒有遠迎，恕不知之罪。”湯彪道：“快去接大老爺！”沈白清連忙爬起來，祇見林公一搖二擺走來。知縣雙膝跪下道：“淮安府山陽縣知縣沈白清，迎接大老爺叩頭。”林公也不理他，走至公案上面坐下，沈白清膝行幾步，跪在地下祇是磕頭，不敢仰視。那個姚夏封聽見炮響，早被眾役推拉旁邊，看見林公、湯彪到了，哭也不哭了，好不歡喜，走到女婿身邊道：“好了！救命主到了。”那些護法場的馬兵，坐在馬上看見本官祇是磕頭，一個個跳下馬來細察其情，方知是經略大老爺，私行入境，飛報各官去了。林公向知縣道：“好大膽的狗官，本院前有行文將這案停斬，候本院到任親提審訊，你難道不知麼？若是本院到遲一刻，豈不誤殺兩條人命？”沈白清又磕了一個頭稟道：“大老爺息怒，容小官稟上，小官怎敢不遵大老爺的牌示，無奈小官的臬司差了差官，又有令箭催斬，小官怎敢違拗，現有差官並臬司令箭在此，非小官之罪。”林公道：“速將兩個犯人放綁，好生收監，如有差池，知縣抵罪，候本院到任之後，親提覆審，可將臬司差官收監。”沈知縣又磕了一個頭退下。

登時將林旭、姚氏放了，帶去收監，好生看管，又將差官拿下，一同收監，候大老爺發落。

不一時，淮安一府文武官員都到，跪的跪，接的接，遞上手本，林公與各官見禮畢道：“諸位年兄，請回衙理事。遊擊何在？”把那個遊擊嚇了一跳，雙膝跪下稟道：“遊擊費全忠在此叩頭。”林公道：“你可悄悄速去到黃河渡口渡船，拿桑剝皮解到轅門，不可走脫。”遊擊答應去了。不一時，地方官備下大轎，眾役伺候請大老爺上公館到任。林公換冠帶，坐了八人轎，湯彪騎了頂馬，三聲大炮，兩邊吹打，眾役開道前行。百姓紛紛擁著。

正往前行，猛然一陣旋風，捲到林公轎前，林公一看想道：前風必有原故，吩咐住轎，向著那風道：“有甚麼冤枉？左轉三轉。”那風果然左轉三轉。林公取了朱筆，寫了幾行紅字，仰行飛去，速拘人犯回話。即命兩個差人道：“爾等隨風而去拿人。”林公將朱筆一丟，誰知那陣風從地捲起，刮到半天去了，那朱筆好似一風箏，在天上亂轉轉了一會，不覺去了，林公速叫跟去拿人。兩個差人望著朱筆飛跑。

林公方纔起身，到了公館，三聲大炮，三回吹打，進了轅門，陞了大堂，眾役參堂已畢。大人退堂，登時發出告示，於次日行香拜廟。又發出一角文書到山陽縣，提林旭這案，又提許成龍一案，著山陽縣帶到轅門親審。又發出一枝令箭，到金陵拿按察司宋朝英到淮，審問他令箭催斬的原故。吩咐已畢，林公在內，同湯彪商議馮旭的話道：“為何做了姚夏封的女婿？叫我如何斷此案？明日行香必須宿廟一宵。”

一宿已過，次日各官早到轅門問安，不一時傳點開門，林公坐了八抬轎，眾衙役開道，來到城隍廟行香拜廟。道士跪接，兩邊吹打，大人下轎，早有禮生伺候，將林公引到大殿，先朝拜萬歲龍牌，後拜城隍，祇打了三躬，有一道表文，焚化爐中，就請入淨室獻茶。傳出話來，各官與眾役不必伺候，本部院在此宿廟，爾等明早再來，巡捕官將大人鈞諭傳出，眾役官員俱散。

堪堪紅日西墜，早見玉兔東昇，一輪明月照耀如同白晝。林大人端坐椅上，等至更深漏永正變三鼓。正是：

天上諸星朝北斗，人間無水不東流。

大人朦朧睡去，似夢非夢，祇見階下一人走上殿來，蟒袍玉帶，粉底朝靴，將手一拱道：“林大人請了，祇因陰陽阻隔，天機不便漏泄。但淮城有許多公案，要大人判斷。叫判官將各宗各案人犯推來，與林大人過目。”判官推上各案事情，不知推出甚麼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